



# 加冠

## 從病人身上學習付出

◆ 撰文/江欣怡、蘇芯右 照片提供/文發處 攝影/顏霖沼

早上八點還不到，院內的護士開始進行交班，病人才從昨夜的難眠中似醒未醒，但照料患者的護士們卻早已精神抖擻地進行交班；小兒科病房的護士們耐心地在一床床哭得聲嘶力竭的小朋友旁，交待應注意事項，而凌晨才接到一起致命車禍的急診室護士，則對著下一班提醒要觀察的患者徵兆，輕安居的白衣天使們，扯開喉嚨、開開心心地迎接前來的老人家們.....護士的一天，從充滿朝氣開始，每天二十四小時，她們的愛

心未曾間斷、從不打烊.....

「當我們自己的家屬因病住進醫院時，面對的卻是冷漠的回應，同樣身為護理人員的我，當下明白其實護理並不是一種例行性工作，而是陪伴病人給他們安慰。」一位護士的心聲，正是一群護士的感想，而這群「有心人」為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民眾，默默守護健康、守護愛。

許多護士原本對於護理這一行業並不熟悉，但懵懵懂懂一腳踏進了這個



領域。玉里慈濟醫院加護病房代理副護理長林靜雯當初選擇護理，就是因為不喜歡數學。然而，沒想到進入護理的領域，在使用藥劑上仍躲不開數學的魔掌，而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急診部副護理長涂炳旭當初大學聯考考得不大理想，莫名其妙就被分到護理系來，至於大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護理長鄭榮隆還表示，當初進了護理系時，學長就說：「既然上了賊船，就要學著作海盜。」對於許多人來說，當護士可能不是心目中的第一

志願，但是到了現在，他們都已經愛上了護理這一份工作。

### 從懵懂到愛上「當護士」

在去年SARS風暴席捲台灣之際，擔任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感控小組護理長徐士敏就在這一波風暴中衝鋒陷陣，當時，不管送來的患者高燒還是咳嗽，不管是凌晨三點還是下午六點，一通電話要感控小組來採檢體，徐士敏馬上穿戴完備防護衣，前往令人聞之色變的現場。

問她怕不怕，她說：「如果我不去做，就沒有人會做。」她還笑說：「這是憨膽！」從小就很想穿上醫護人員白色衣服的士敏，國中畢業後毅然決然選擇護校，喜歡服務別人，又喜歡跟病人互動的她，對於護士的熱情從未改變，從中得到的成就感更大。

至於在繁忙的急診部工作的涂炳旭，從來都沒想過要當護士，但來到花蓮以後，將自己的登山興趣與護士工作結合後，更成為慈院中急難傷患救援的必要成員。

「如果沒有辦法選擇你所愛的，就愛你所選擇的。」大學時系上老師的這番話，一直在涂炳旭的心中，而喜歡在戶外的他也在畢業後理所當然地選擇了這個「可以看到陽光」的急診部。

當然，有時重複及煩躁的工作還是會帶給人退卻之心，尤其是面對了如此多因酒醉而吵鬧不休的病人時，更是無法忍耐。但關山醫院的護士張喻清一想到楊九藤醫師的一席話，就能將煩躁的心安住在當下，因為楊醫師說：「妳有沒有想過，或許他們面對生活的不如意，或者面對家庭的不溫暖，唯有到醫院才能尋求解悶。」而一番話對於喻清來說，如同當頭棒喝般，再也不會自尋煩惱。

喜歡與人講話、互動的喻清，會選擇護理這條路是因為好奇，她疑問著人為什麼會生病？漸漸地在照顧病患中，她體會出人在生病的時候是最真實的。

護理人員須具備同理心，  
而不只是同情心。

對於護理這條路，喻清說：「我越來越喜歡，而喜歡的原因是在與病人互動當中，讓我學習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 從病人的身上學習付出

的確，除了例行的護理工作以外，與病人的互動是護理工作最大的學習。花蓮慈濟醫院小兒科加護病房護士莊佳霖就說：「是這些孩子們陪著我們一起成長。」小兒加護病房曾經收治過一名患有多發性異常的「麻糬班長」，原本大家以為麻糬班長不會好起來，但看著他一天天長大，開始出現反應，自然而然就對他產生了感情，只是，麻糬班長最後還是不幸往生，徒留這些想念班長的護士阿姨們。

而讓林靜雯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面對一位腦死的病人。林靜雯說：「她的女兒趕回來時已無法與父親說話，當她看到我們對待她父親的那種尊重，她感動地說：『你們所做的比我們做女兒的更多，我覺得父親很有尊嚴，你們把他當作是一位活人在照顧著。』」這句話不僅讓醫護人員感到欣慰，也讓靜雯找到自己真正所嚮往的護理之路。

如何與病人相處，對於這些白衣天使可說是一門極深奧的學問。當護士已經九年的莊佳霖便表示：「照顧患者要用同理心，而不是用同情心，只有同情心



護理人員不僅照顧患者的身，也顧及他們的心。

是沒有用的。」而鄭榮豐也說：「not to be a friend, to be friendly」，意思是說，要以友善的態度去接納患者，但朋友不一定是種好角色。

在專業照護上，護士必須時時刻刻處於抽離的位置，但在真實的處境上，又常常面對一些不知如何選擇的困境。張喻清便表示：「記得一次，有位阿嬤

帶著酒醉的兒子來縫合傷口，因為身上沒錢繳醫藥費，她哭訴地向我借錢，雖然我心中有些疑慮，但是想起上人說不能懷疑別人，於是我從皮包裡掏出一千元，給阿嬤坐車並繳藥費，之後阿嬤來到醫院，認出我並主動跟我說當時的情形，還不忘地頻說聲謝謝。」

在「給予」及「不給予」之間，只有一念，但跨過了這一念，學習別的可能更多、看到的可能更廣。

### 一個貼心動作，熨平了人的心

大林慈院的病房裡，牆上貼了許多的靜思小語，心蓮病房牆上更貼了紙雕的靜思精舍，而不管走到哪裡，大林慈院都有一個「靜思角落」。

下午五點時分，原本應該下班的護士們留下來，正努力地進行結緣品製作；同時間，花蓮慈院小兒科護士站裡應該

下班了的護士也沒走，一個罹患白血病的小女孩正吵著要跟阿姨們玩大富翁，這種自願性的加班，沒有人抱怨。

小兒加護病房的巴掌仙子沈沈地睡去，病床旁的小冊子記載了護士阿姨替小湘寫的日誌，上頭鉅細靡遺地為小湘記載每天的狀況；小兒病房裡，先前為了歡迎諾文狄的到來，護士們特別為他製作了個小卡片集，上面一一地用印尼話描述生活上可能會碰到的情況，以方便與諾文狄及家屬溝通。

在銅門山區裡，一輛小型車在狹窄的通道上掉到路邊的山溝裡，急診室隨即派遣了醫護人員前往。為了第一時間救治傷患，涂炳旭立即搖身一變成爲救難人員，攀著繩索下降到谷底。

在病人離院後，走在路上的身心醫學科護理長鄭榮豐遠遠看到了這位病患走了過來，於是他悄悄地繞了路走，因為

他知道病人不會想讓人知道他是精神病患者。

一個貼心的動作，是一種對患者完全關懷的愛，但就如同涂炳旭所說的：「當護士一定得要雞婆。」多一點關懷、多一點詢問、多一點溝通、多一點好管閒事，這就是護士的本色。

時時刻刻搶救生命，是護理人員的天職。



# 為慈濟「寫」出供應中心的 林智惠

◆ 撰文、攝影 / 江欣怡



早上七點二十五分，一如過去的每一天，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供應室護理長林智惠走進了位於前棟二樓的供應室。她穿上了無塵衣，走進了供應室裡，開始準備要替每一刀準備。早上九點還不到，供應室裡早已忙翻了，技

術員來來回回地走動，有的搬動才剛消毒過的器具，有的準備要出去配送，而靠牆邊的那扇門也不斷傳來叩門聲，一打開不是儀器廠商來跟「阿姨」借放在這裡的器具，否則就是滿臉疲憊才剛結束大夜班的護士來找「阿姨」。

不管什麼樣的情況發生，人稱「阿姨」的林智惠永遠氣定神閒、指揮若定，她兵來將擋，供應室裡儘管忙，但忙得有秩序、忙得有精神。

## 寫出了慈濟啓業的第一章

身為花蓮慈院創建以來的第一名報

到護士，資歷還比花蓮慈院多出幾個月。林智惠，來慈濟的因緣可說是因「退休」之故。民國七十五年，當時已經從台大醫院護理部退休的林智惠，在台大醫院副院長及護士長的極力推薦下，並經過當時的林碧玉小姐，也就是現在的林副總面試，她便決定來到即將啓業的花蓮慈濟醫院。從退休到慈院十八年的經歷，算一算，林智惠今年也已經七十七歲了，這樣的資歷以及經驗，在花蓮慈濟醫院中，絕對無人能出其右。

回想到當初的老同事來問她是否願意去一家佛教的醫院工作時，林智惠回答：「我行嗎？」當時的台大護理長回答：「你一定行。」就這樣，林智惠一做做了十八年，而原本只有民間信仰的她也在上人的帶領下認識了慈濟，繼而在八年前皈依上人成為三寶弟子。當初同批前來花蓮的台大醫院副院長，同時也是花蓮慈院第一任院長杜詩綿已經往生，而當初的骨科主任陳英和也已從院長一職退了下來，但林智惠一直都待在供應室裡，十八年前是這樣，十八年後也是這樣，她一心不變，只是埋首做事。

以前在台大醫院時，大家都叫林智惠「大林」，但來到了花蓮慈濟醫院，這

位「大林」也搖身一變成爲人人口中的「阿姨」。要她談談過去的經歷，林智惠總是紅著臉緬靦地搖搖手說：「這沒什麼好講的啦！」然而，慈濟醫院當初啓業時，任何器械準備都是她一手帶起的，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一日，林智惠來到了花蓮慈濟醫院，望著這棟離最近的麵包店都要好幾公里，且院內空蕩蕩、什麼都沒有的醫院。看到這樣，林智惠二話不說，從就任的那一天起就開始準備各種需補齊的材料。林智惠笑笑地說：「這個供應中心可以說是我『寫』出來的。今天列出需要的機器，明天列出需要的耗材，後天再列出…而現在，醫院裡從門診、病房到手術房，全部的消毒設備都是供應室供應的。」可以說，供應室已經是整個醫院的神經中樞了。

## 愛上了慈濟、愛上了師父

而剛來花蓮慈濟醫院的林智惠，在筆路藍縷的啓業階段，每天早早就來到醫院，晚上到不得已的時間才會離開，當時，時間永遠都不夠用，好像事情也永遠都做不完。一直謙稱自己不大會說話的她，只是笑笑地說：「我們只是盡心在做，因爲信佛的人，心一定要做得很好，這樣才能幫助人家。」

出生於日據時代，也接受日本護士教育的林智惠，骨子裡其實充滿著日本人「專門」的工作精神。當大家都說智惠

阿長對慈濟貢獻有多少時，永遠都維持儀態的智惠阿長只是淡淡地回答：「人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然來到慈濟，我就是替慈濟拼命，而答應別人我就會做，這就是我的個性。」

話說到一半，又有人來找智惠阿長解決疑難雜症了。來慈濟醫院任職不久的一般外科醫師吳永康在手術室護士陪同下，來找「阿姨」。吳永康一來就說：「不好意思啊，以前大家在手術時用的器械都比較短，可是我比較喜歡用大一點的，可不可以請阿姨幫個忙，採購一些我們比較順手的器械？」林智惠問了些緣由，笑笑地說：「沒問題啊！」看到阿長如此有耐心和善，吳醫師不禁對著林智惠脫口而出：「看到你就好像是看到我自己的媽媽喔！」而林智惠也笑笑地說：「你當我兒子絕對夠格啦！」

已經七十七歲的林智惠，雖然家在台北，但老是會忘記回家的她，也讓孩子們十分吃醋。熱愛慈濟、熱愛上人的她只有在過世的老伴祭日時才捨得離開慈濟回台北一趟，而女兒每個禮拜打電話來說也都充滿醋意地問：「媽，你到底愛慈濟多，還是愛我們多？」每每，林智惠都回答：「我愛你們跟愛慈濟一樣多。」

十八年前，一念間來到的花蓮的林智惠，在那一刻起愛上了慈濟、愛上上人，用這份愛，林智惠將小愛化爲大愛，服務更多的病患。



# 他們都是我的家人

◆ 撰文、攝影 / 蘇芯右



身材輕盈的陳玉玲，出生在玉里鎮，能夠回到自己的故鄉玉里，並在當地的慈濟醫院服務，她的心情有如一艘遠行的船，回航停泊在自己所熟悉的港灣裡。

而她在同仁、廚房阿姨的心中，是一位善解人意、體貼他人的女孩。

## 擁有一份等值的愛

陳玉玲五歲的時候，生父因病往生，之後母親改嫁給一名軍人。小時候，身為軍人的繼父，除了以「鐵的紀律」來規範小孩的生活作息外，也會加上「愛的教育」來融入他們親子間的相處模式。

於是，面對父親的時候，是懷著既害怕又喜歡的「兩極」心情。話雖如此，對於個性獨立、具有見解的玉玲而言，當她在做每一項決定時，爸爸總是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她的，帶給她動力的源

頭，這也是影響她童年成長與學習的最主要因素。

回憶當年，父親任職於軍中；母親是某醫院行政人員，即使家中收入不豐，雙親也不會以此為藉口，來影響四位小孩的教育品質，相對的是給予最好學習環境。繼父將她視為親身女兒般地照顧、養育，雖是無血親的因緣，卻讓玉玲擁有一份「等值於生父」的愛。

## 在捨得之間

「從小，我的志願是想當一名教師，但是在醫院工作的母親，認為女孩子還是要有一技之長，以後才不必怕生活沒著落、沒保障，於是她鼓勵我當護士。」「在這個時候，依然只有父親認同我的想法，並且贊成我繼續升學。」陳玉玲談起當年的失望外，仍高興有父親的支持。

一向乖巧的她，內心除了獨自溫存一絲絲希望外，還是順從母親的建議，邁向「南丁格爾」的道路，直到學業完成，心中依舊夾雜矛盾與千百個不願意。然而，繼父因病往生的打擊，終於促使她承認，當初選擇護理這條路時，不再遺憾、失落與後悔。

然而，服務於軍醫院期間，母親身體出現了腫塊。於是，她陪著媽媽第一次前往花蓮慈濟醫院檢查，診斷後證實為

乳癌，她怕一次失去親人，於是「向天爭人」也辭掉工作。在陪伴母親的過程中，她參加慈濟護專二專部的招考，利用晚上進修。民國八十五年，是她畢業的時候；也是母親在玉里落髮出家的時候。雖然，母親沒參與畢業典禮，但是她能體會母親的心境。而十年多來，母親身體在持續的追蹤下，並無復發的情形。

當初，半強迫式的選擇護理，日後卻在家人遇上病痛時，有如一顆鎮定劑的她，稱職地扮演著「安撫」的角色，在捨與得之間，她真心的用生命來體驗。

## 我在大林的日子

在加護病房照護病人時，她有感於自己的兩位父親都因病往生。於是，抱持著一個信念，就是為病人挽留住生命的最後一關。多年來，一直在加護病房與病人共同奮鬥，並且時時刻刻在生與死之間拔河，間接地也減少她與患者及志工之間的互動。

直到八十九年，前往大林慈濟醫院服務時，她對於醫病之間的醫療、人文關係，才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她感恩地說：「在大林期間，近距離的與志工接近，志工們總會在任何時間點，給我們溫馨及感動。即使，工作忙的無暇用餐，貼心的他們，會在我們看得到的物品上，貼上小紙條寫著欣慰的問候語。」

尤其，兩位大家長（林俊龍院長、簡守信副院長）更是視同仁們為自家小孩

般地疼愛。另外，在大林神經外科服務時，她也衷心地感恩總院蘇泉發醫師，一路上從無到有的帶領、教導她。

## 什麼是感恩？

身為玉里鎮的女兒，回到了玉里慈濟醫院任職督導，期間她感受到患者的天真與純樸。由於，當地居民多為務農，病患為了感恩醫護人員，總在豐收的季節裡，將一箱又一箱的農產品往醫院裡頭送，真誠的表現，往往讓同仁們比他們更感動。

玉玲也常常告訴後進們，什麼是感恩？她說：「感恩：就是付出的時候，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同時，最喜歡的一句靜思語，就是：「甘願做，歡喜受」。記得，前一陣子，由他院的加護病房轉來了一名病患，身上充斥的刺鼻的味道。後來家屬在院內再次看到病人時，流著淚說：「真的很感恩你們慈濟醫院，一個月來，我從沒見到父親身體這麼乾淨過。」此時，她終於體會到上人所慈示：「家，才是老人最好的安養院」。如今，醫院給病患另一種家的感覺還有尊重，而這些感動都在家屬的眼淚中一覽無遺。

她，一位堅強而有自信的新女性，對於當時的選擇沒有遺憾。走在玉里慈濟醫院內，當你看到護士帽沿上，車著兩條黑色橫槓時，不用懷疑，那就是不悔於醫護路上的——陳玉玲督導。





# 不能與患者做朋友的護理長

◆口述 / 大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護理長鄭榮峰 整理、攝影 / 賴睿伶

我之前有個個案，他是把自己的嘴巴摳破的，他就是一直不斷的摳掌、打他自己的嘴巴，沒有辦法克制的打、不停的打。打到後來，他的嘴巴都被打掉下來...因為打到黑了、壞了、死掉了，整個下嘴唇掉下來。「強迫症合併智能不足」是他所罹患的病名，但是這個病名只是代表一個病因，在這個無情的摳掌背後，他可能也有他生活上的壓力或有著社會的壓迫，和那「心事誰人知」的困擾。看著他傷害自己、不斷的打，我能做他的朋友嗎？我又能夠幫助他什麼嗎？

## 上了賊船，就要學著作海盜？

做護士不是我的第一志願，更別說是做一名「男護士」了。我是中國醫藥學院第二屆的男護士，記得那個時候的學長跟我講了一句話，他說，「既然你上了賊船，就要學著作海盜！」意思是說，「你要做什麼就要像什麼」。當時懵懂的我，只是乖乖的跟著讀書，只有偶爾突發的不認命本質，讓我曾衝動地想要離開護理的領域。一直到到了大四那一年，我才發現，那一片適合我的天空。

我蠻喜歡精神科學的。大四那年我們開始實習，影響我的是一個在精神科照顧的個案。他很年輕喔、而且是



成功大學的學生，非常的優秀。記得那一年，是他正要升上大二之前，他突然發病了，那個時候他就是一直磕頭，突然地跪在地板上磕頭，他可能會說，「對不起，蟑螂我踩死了你，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然後就是一個個紮實的響聲。他不過和當時的我相差個一兩歲，又是這麼樣優秀的人才，但卻變得充滿罪惡感的妄想，他認為什麼都是有罪的，小到對不起一隻螞蟻，他都自認為有罪，而他解決罪惡感的方式就是用力去磕頭，就這樣一個好好的年輕人...

那年精神科的實習是我整個護理實習的最後一站，回想起來，我已經忘了他的病情到最後有沒有改善...我不知道，但是在嘗試幫助他的過程中，我才逐漸喜歡上護理，我才開始思考，為什麼人與人之間會這麼的不一樣？為什麼他們

會有這樣的想法？和他們互動、會談，曾是我當時最大的挑戰。因此當年的我在心中於是有了以精神科護理的目標。

## 不要當朋友，但要很友善

病人常常問我：「我又沒病你為什麼把我關在這裡？」有的還會說：「你看我X光也正常、腦波也正常，我哪裡有病？」病人也是人，何況是腦子裡生病的人。人都會有所擔憂、憂慮的事情，所以在健康照護上，我們只看他的身體疾病可能還不夠，我還要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有沒有挫折、有什麼壓力，這就是像朋友的友善關係，也是我們的治療性上的關係，所以理性、感性都要有，因為沒有感情就變成了公式化。

有些病人一講話會講得很久很久，也有一些病人每天就只說十五分鐘的話，可是他每天說的都一樣，久了人都會煩的，因此我們常有一句話，「not to be a friend, to be friendly」，我們是要以友善的態度去接納他，因為一旦真的做了朋友，朋友的界線其實是很難掌握的，當他在傷害自己、或你要治療他時，「朋友」一定不是好角色。

精神科病患不穩定性比較高，有時候可能會有攻擊暴力的行為，必要的時候我們哄啊、勸啊、騙啊，如果都不行我們可能就用稍微「肯定」一點的做法。

「肯定」，就是比較強制的做法，讓他知道你一定要吃藥，當然「肯定」可以是很溫柔的肯定，也可以是積極性的肯

定。這幾年下來，我也越來越有經驗，像是不要穿新的衣服，因為會被抓破、不要用玻璃鏡片的眼鏡，因為會摔破、不要戴太好的手錶，可能會抓壞。這是精神科護理工作八九年，壞了五副眼鏡的經驗。

## 難有成就感的護理工作

精神科真的是一個很好上手的學問，我都跟護士小姐講：「做精神科的護士很簡單，三個月就上手，你只要會陪病人打打球、知道病人的需要就可以，但是要再進一步可就不簡單」。所以有些護士一畢業來應徵，做幾個月就跟我說，「我不喜歡來精神科。」「為什麼？」，「因為病患都不會好！」一個病人開刀開完三天七天可以跑可以跳，會很有成就感，可是這裡的病人重複性大概三成五，但是我告訴護士們，你可以用你的心去看看、去比較，住院前、住院後病人的改善，要完全復原是一個很長久的過程，要很大很大的努力，而對我來說，我就是做那個願意不分工作、做就對了的人。

護理長也可以修器材、護理長也可以主持晚會、護理長也可以成為營隊活動工作人員，我很愛參加活動當工作人員，這和做學員不一樣，因為透過角色的轉換，我們才能知道對方的用心。

我的病人路上看到了不會打招呼、點個頭都不錯了，因為他們會被認為是「神經病」，但事實上，他們只是「精神病」。



長禱督導(右)對慈濟的愛難以言喻。

# 師父情，濃濃愛

◆ 撰文 /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部督導王長禱

星期四，一個如同往常的日子，一樣忙碌，一樣平淡。

早上六點來到辦公室，打開電腦，快速收取一封封的信件，看著一些些的資料，一天的忙碌就此開始。

中午狼吞虎嚥地快速吃完便當，馬上趕往會議室練習手語，接著又參加志工討論會，回到辦公室時已經是下午三點。看著堆的像一座小山的辦公桌，心情好低落。

埋頭努力的處理文件，此時手機響起，遠遠傳來了精舍融師父慈愛的聲音：「長禱！趕快到慈濟部來。」

算算日子從歲末祝福回來，也已經兩個月未見到融師父，所以一進慈濟部，看到融師父，感覺好溫馨、好溫暖。看著融師父神采奕奕的分送愛心蘿蔔糕，那種心情很難形容，有種被濃濃的愛包圍著的感覺，好高興，也好好想哭。

捧著熱騰騰的蘿蔔糕，走在回辦公室的路上，一路上心情都好高興，嘴角裂得好開，好神氣的走著，恨不得讓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有精舍師父的愛心便當。回到辦公室迫不及待的打開便當盒與同仁分享，頓時辦公室迷漫著一股香味、一股濃濃的精舍師父對大家的愛。

看著大家滿足地低頭享受，一邊吃著一邊直說好吃、好吃，我想除了是精舍師父的手藝好的沒話說之外，還有就是那一份對我們的愛，才是讓我們最感溫馨。

來到慈濟以來，每每受到精舍師父的熱心款待，尤其是在急診的那段日子，過年期間急診同仁皆無法回家過年及業務的忙碌，精舍師父一定不忘照顧我們，蘿蔔糕、年糕、精力湯，一批一批往急診送，深怕我們餓著，真的讓我們吃在嘴裡、甜在心裡。

每每回到精舍更有回家的感覺，精舍師父照顧我們無微不至，精舍的餐廳飯菜特別香，而且都是自己種的，外面可是吃不到的，這也是我們喜歡回到精舍的原因之一，只不過到後來就覺得太麻煩師父，真的很不好意思。

今年過年依慣例也回到精舍，協助義診站的工作，看著圍繞在精舍四週的攤位，場面是熱鬧滾滾，處處有歡笑聲、洋溢著過年的氣氛，難怪同仁每年過年前都會相約回精舍過年，我想就是這份精舍師父濃濃的愛把我們包圍起來，維繫著你我，維繫著慈濟人的那份心。